

論中國法西斯

董克明選輯



大連大眾書局印行

論 中 國 法 西 斯

大 連 大 眾 書 店 印 行

目 錄

請重慶看羅馬·····	解放日報社論	一
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一二
國民黨真願爲秦檜耶？·····	解放日報社論	一七
國民黨與民族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二〇
根絕國內的法西斯宣傳·····	解放日報社論	三一
袁世凱再版·····	范文瀾	三五
蔣介石應當「國」·····	陳伯達	三九

請重慶看羅馬

——解放日報社論——

七月二十五日義大利的事變，對於義大利和全世界都是一個歷史的事變，對於中國國民黨也是一個歷史的事變，按國民黨的世界觀，本來「二十世紀」的世界各國都得學墨索里尼的樣——不管國家存在着多少不同的階級，都只允許「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但是義大利還沒有來得及投降，「一個領袖」就「辭職」而不知所終了，「一個主義」就由唯一合法變為唯一非法了，「一個黨」就被解散，被憤恨的人民所搗毀，甚至還在被解散的前兩天，其地位就被要求自由的人民，被共產黨、社會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建設黨、民族黨、行動黨等等「異黨」所代替了。這些「異黨」並沒有絲毫「軍權政權」，而墨索里尼的「硬幹快幹實幹」義大利人民的「服從領導」與「力行哲學」，反自由主義、反共產主義的「全民政治」「全民經濟」，個人絕對服從所謂國家，階級絕對服從所謂民族，成年的有加入法西斯黨之義務，青年的有加入法西斯青年團之義務，沒有了法西斯蒂就沒有了義大利的宣傳之深入人心，與夫「處理異黨」的特務政策之二十一年如一日的野蠻慘酷，又在在被其中國的徒子徒孫所奉為典範，稱道不置。但是義大利竟沒有復興或復活，直到推翻了法西斯以後人們才高呼義大利復活了，義大利的天下也沒有定於一，却是亂於一，而且幾乎亡於一了，「一個黨、一個領袖」被證明為一個夢，一個笑話，一個罪惡。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中國追隨者，看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悲劇，應該何等地深思猛省！全中國的人民，又在何等熱

望着國民黨的深思猛省！

但是直到七月二十五日還在高呼墨索里尼偉大的國民黨宣傳機關，接到這天晚上的歐洲電訊，忽然不做聲了，簡直就像世界上根本不會有過義大利這隻皮靴，墨索里尼這個胖子，法西斯「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垮台這條新聞一樣，遲遲復遲遲，中央社自己也覺得難爲情了，才出來代表官方講了幾句話，而且還惡毒地把共產國際的解散牽在一起。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義大利法西斯黨（世界上歷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却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黨的存在。國民黨顯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因此，不管中央社在它的論文裡夾了那樣一條陰謀的尾巴，不管它還講了一堆胡話，說甚麼「法西斯的人民」，「法西斯主義者愛自己的國家，這是合理的」等等，想把推翻法西斯的愛國人民、誣蔑爲不是人民、不是愛國者，不管這些，它總算還是表現了一個可歡迎的進步，這個進步就是：他居然鼓了勇氣，變了腔調，打破國民黨宣傳十六年來的紀錄，第一次說出了一個最簡單的真理：「法西斯主義……以其獨裁領袖優秀於其全國的人民，並以他們的民族優秀於世界各國，……法西斯黨徒可以在國內無法無天，……法西斯的頭子不將其國民當人，……所以實在是一種非人的學說。很多年來，法西斯主義的勢燄熏天，世人頗有爲其迷惑者，今天法西斯主義的創造者倒了，……對於世道人心，也是極有裨益的，……那磨拳擦掌的黑衫盜魁，如今不知下落，可見歷史先生是嚴明的；而由此推論，納粹和日寇的末日，也都不遠了。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

說得妙！完全正確！只是可惜進了一步，退了兩步。中央社完全沒有自我批評，它對於法西斯的批評完全不曾聯系自己的實際，所以就成了完全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或完全不正確的東西，中央社的批評，也和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所謂足見在我們中國，不講民族主義，而講納粹法西斯主義或世界主義（這個尾巴又夾得完全無的放矢），便有亡國滅種之憂」一樣，漂亮的詞句又是爲着掩蓋骯髒的事實，掩蓋自己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家和實行家的這個事實。但是「歷史先生是最嚴明的」，「一切不合理的都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這就是說，歷史的眼，無論甚麼會混賬的都混不過去。既然國民黨當局不願坦白地審查自己的行爲，以爲迷途知返之計，而且仍故作鎮靜，好像自己歷來就是反法西斯的先和先覺，那麼，我們就依中央社的話，請最嚴明的歷史先生出來判斷一番，你們說合理不合理呢？

我們不去遠說蔣介石先生所主演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政變，性質上已經是法西斯的政變；也不去說其後蔣介石先生和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頭導成立的CC，已經不是甚麼「忠實革命同志會」，而是進行特務工作，消滅異己勢力，造成蔣先生個人獨裁的法西斯反革命同志會；這些老賬我們姑且放在一邊。我們只問從一九三二年以後，在全中國鬧得明目張胆與「勢饑熏天」的法西斯運動，你們究竟作何解釋呢？既然墨索里尼、希特勒、日本軍閥乃是「強盜」，法西斯主義是「非人的學說」，足以使中國「亡國滅種」，你們爲甚麼又要拚命去歌頌他們；歌頌之不足，又要派大批的「忠實革命同志」，連蔣先生自己的公子在內，到他們那裡當學徒？學徒還不足，又要從他們那裡請來德國國防軍領袖塞克特、柏林警察總監布隆保，以及其他大批的顧問、教官、師傅，來親自傳授

呢？你們這不是甘心做「強盜」的嘍囉，嗜好「非人的學說」，唯恐中國不能「亡國滅種」，倒還是甚麼呢？爲了宣傳「盜魁」們「亡國滅種」的「非人學說」，你們開過多少訓練班，出過多少書報，毒害過多少青年，屠殺過多少不投降「盜魁」，不願「亡國滅種」，不信「非人學說」的同胞？這些人證物證俱在的賬，你們如何混過去呢？一九三二年三月成立的另一個法西斯組織復興社，自述它是「因爲如此內憂外患存亡危急之秋，如欲設法謀國家的統一，以收安內攻外的實效，則政治上獨裁的要求，乃較之任何國家更爲迫切，因此在領袖偉大的決心之下，於是有本團體的創立」，蔣介石先生在「中國之命運」裡，曾痛罵：「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於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的反動派，看吧，這個反動派究竟是誰呢？這個「政治上獨裁」的「偉大的決心」的、像皇帝一樣頭上留了空白的「領袖」，豈不是你蔣介石先生自己麼？復興社因爲不滿意CC，就認爲國民黨已經「腐化散漫」，「破碎無餘」，「必須從新來一番革命，因此也就一定要個新興的「革命組織」，認爲「中國第一次革命，已經失敗了，現在的時期，比較第一次革命前的時期還要嚴重，自然須要再來一次比較第一次革命更偉大的掃蕩穢垢的鐵血革命——舊制度的破壞，新制度的建設」（這一段原文旁邊都加了密圈），也就是說，「借法西斯蒂之魂，還國民黨之屍」，「法西斯蒂與中國革命」一書說得更直接了當：「國民黨……在組織和行動方面，都到了不合理的地步。要校正這不合理的現象，對症良藥，更是攫取法西斯蒂的技術，表揚法西斯蒂的精神，灌輸充分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而CC丁默村的「社會新聞」，則從正面立論：「只有國民黨才可以負起這偉大的歷史使命——法西斯蒂運動的使命！無論從國民黨的立場上或它的歷史

上，我們都找不出一點與法西斯蒂相衝突地方，恰恰相反，無論是三民主義或國民黨的歷史，到處充滿了法西斯蒂的精神。」CC和復興在行動上衝突當然更多，據復興社自稱，「我們團體成立後，在領袖領導下其他的組織，因為嫉妒關係，也不惜與我們以摧殘，如像他們要想把持特務工作，而阻止我們特務工作的發展，他們要想包辦童子軍運動，而想趕走我做童子軍工作的同志！……」。但是衝突儘管衝突，他們不是都一致承認國民黨的法西斯化們，承認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的墨索里尼麼？陳立夫、葉楚傖主編的「墨索里尼傳」說：「我們確需要一個與墨索里尼同樣的人物來領導一切。實際上我們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也早已出現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了。」這個所謂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不是蔣介石先生又是誰呢？鄧文儀的「領袖言行」比較更進一步：「或曰領袖與墨索里尼、希特勒同為世界之三大人物，然希氏統治下的德國……自然易於統治，墨氏統治下的義大利，亦和德國相似，……我領袖更是富功偉烈，實非希墨二氏所可比擬者」，這就是說，蔣先生「不將其國民當人」的「豐功偉烈」，比希墨二氏還要厲害了。蔣先生如果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所謂三民主義的革命家，為甚麼你的最「正統」的信徒也要「污辱與侮蔑」你，硬要拿你和世界著名的反革命「盜魁」並列呢？這些賬也都是人證物證俱在，又如何混得過去呢？

你們或者說，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化，是抗戰以前的事了，法西斯運動的領導者CC團復興社，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蔣介石先生下令解散後就已經取消了，所以現在的國民黨，與法西斯主義已經「離異」了。但是這些鬼話，究竟有誰相信呢？誰不知道，蔣先生解散CC與復興的成績和去年的限價一樣，只是使CC復興的派別更加紛歧錯雜呢？誰不知道，國

民黨的「一黨專政、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宣傳，在抗戰以後比抗戰以前的規模更大了呢？誰不知道，在對德義宣戰以後，還把希特勒、墨索里尼與羅、邱、斯、蔣尊爲六大領袖的，正是國民黨中央的機關報中央周刊呢？誰不知道，今年三月蔣介石先生自著的「中國之命運」的出版，正是中國法西斯主義比抗戰以前更爲合法化的鐵證呢？究竟甚麼是法西斯主義？按照季米特洛夫的定義，這就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今天的國民黨統治，不是最反動的財政資本家的公開的恐怖的專政又是甚麼呢？你們不承認季米特洛夫的定義，或者，找你們自己的定義看吧：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康澤的別動隊有一位從義大利受訓回來的總隊附，曾大講其法西斯主義：「法西斯蒂……作爲口號的是如下幾個原則：一、我們只有國家，沒有其他。二、我們只有實行，沒有議論。三、我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四、我們的精神是祖國，本分，紀律。……至於法西斯與主義的內容，分析言之，約有下列幾種特性：（一）極端的國家主義。（二）反對共產主義。（三）對於政治的主張，否定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主張個人對於國家之絕對的從屬，趨向於寡頭專制的政治，不承認自然的權利。（四）對於經濟的主張，否定社會主義，確認私有資本與私營主義。（五）對於文化的主張，偏向於復古的、排外的。（六）對於社會的主張，否認階級鬥爭，承認各階級合作。」這位總隊附確是把握了法西斯主義的要義，可見墨索里尼在中國確是有了他的別動隊。但是試問蔣著「中國之命運」與這裡所舉的法西斯主義的原則特性，又是那一條那一點不相符呢？如果「中國之命運」因爲作者的地位，對於專政獨裁還有些吞吞吐吐、裝腔作勢的話，那麼，中央週刊最近所特別推荐的中央政治學校教授薩孟武的一篇「古今中外立法制度的比

較」，就痛快得多了，這篇文章在詳細介紹義大利、奧地利的法西斯制度，和秦漢的皇帝制度之後，公開提出：（一）趕快加強一黨專政。……現在中國雖已由國民黨專政，但「專」的成分不够，應該加強它的「專政」力量。（二）絕對的領袖制度。近代政治由法治又趨於大治，實非偶然，事實擺在我們的面前，……必須全國敬奉一個絕對的領袖。（三）一黨專政的學會制度。……又如「民族文化」上的「三民主義政治制度」，其提倡獨裁專政，更是不容臉了，甚至說甚麼「其實『獨裁』並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國民黨之不必開放政權，至為明顯」！「開放政權，頗類開門揖盜，自取滅亡」。天哪！這大約不是「反動派」為企圖「毀滅」「國家統一大業」而加上的「污辱與侮蔑」了吧？天哪！這一切不是「法西斯所有物」又是甚麼呢？中國的法西斯化正在一步一步深刻，抗戰團結都陷於危機，人民已經喘不過氣來。這一切人證物證俱在的賬，都是混不過的，你們還想企圖抵賴嗎？

你們或者又說，你們只是「參攷」了法西斯主義的「優點」，並沒有喪失你們自己的特殊性，你們還是信仰三民主義的，是的，復興社在「團結的主義，組織與領袖」裡，確是說過：「同樣的法西斯主義，在義表現為民族的法西斯主義，在德表現為種族的法西斯主義，在日本則表現為軍事的法西斯主義」，所以不可因為「採用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就「忽視中國固有的環境」。有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刊物「政治評論」，補足了這一段話：「中國的獨裁政治，並不是義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德意志式的法西斯主義，乃是根據中國歷史的特性而成立的武力和知識份子相結的法西斯主義。」中國的知識份子，確有在手槍和絞架面前而與法西斯主義「相結合」的，但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特性」，却不在這裡，而在其「表現

「爲買辦的封建的法西斯主義，這與意大利、德國、日本確是不相同的。但是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有甚麼相同之點呢？法西斯理論家因此又提出了一個公式：「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三民主義，更不能放棄黨的組織，而是要以更敏捷更有毅力的黨的組織來執行三民主義，今後的中國革命便是要求三民主義加法西斯蒂。」原來如此！誠如蔣介石先生所說：「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國父的指示雖在研究方法，實踐力行，然而我們要知道：方法是要因時制宜，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由此可知：革命的行動要依照革命的方法，革命的行動亦可以改進革命的方法，所以說：三民主義是不變的，而力行主義的方法不是不可變的。」蔣先生把一句話說了三遍，無非是說，三民主義是「以萬變應不變」的，孫中山有孫中山的方法，汪精衛有汪精衛的方法，蔣介石有蔣介石的方法……，「然而我們要知道」，「三民主義是不變的」，那末，我們現在就不談「方法」，只談那個「不變」的主義吧，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裡說：「現在世界的潮流到了民權時代，我們應該要趕快去研究，不可因爲前人所發表的民權的言論稍有不合理，像盧梭的民約論一樣，便連民權的好意也要反對。……：就種種方面來觀察，世界一天進步一天，我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權時代，將來無論受怎樣挫折怎樣失敗，民權在世界上總是可以維持長久的，所以在三十年前，我們革命同志便下了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力行革命，便非民權不可，……：如果反抗潮流，……：倒行逆施，無論力量怎麼大，縱然一時僥倖成功，將來一定是要失敗，並且永遠不能再圖恢復，……：惜乎尙有冥頑不化之人，此亦實無可如何。……：我現在講民權主義，便要大家明白民權究竟是甚麼意思，如果不明白這個意思，……：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

本國人更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孫先生的極單沈痛的話，今天看來，句句都像是指着蔣先生說的，但是蔣先生怎麼回敬呢？『自不平等條約訂立以後，中國的學術思想失去了自信心，只知道附和盲從外國的學說，於是有一些人士，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了盧梭「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的一樣，要爭「自由」。……世界上最放縱恣肆的人，要算「吉蒲賽」人了。大家知道「吉蒲賽」人的自由，不過是放蕩，不過是流浪。……我們怎樣可以自比於「吉蒲賽」人？』爲了便於「參考」，試引墨索里尼的一段標本的「非人的學說」：「如果十九世紀是社會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世紀，則二十世紀是威權的世紀，法西斯主義的世紀。」蔣先生墨先生都一致反對十八九世紀，但是孫中山先生所稱爲有「在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勞」的盧梭，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之所本的提倡「民有民治民享」的林肯，豈不正是十八九世紀民主主義的代表者麼？蔣先生的回話，不是句句背叛和辱罵了盧梭、林肯的擁護者孫中山，句句跟着墨索里尼的屁股跑麼？然而我們要知道：自稱孫先生的「唯一繼承者」，「唯一忠實信徒」，既然如此，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乃至南京的漢奸，都自稱爲「信仰三民主義」，還有什麼奇怪呢？我們所奇怪的，就是蔣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孫中山逝世一週年，還沒有成爲「唯一繼承者」的時候，寫過一篇反對右派反共反民主份子曲解孫中山主義的文章，說他們「若以此等態度紀念總理，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原十日哭」，說他們「尊總理適以侮總理，則總理之不肖徒也，吾儕當鳴鼓而攻之」。今天的蔣先生，爲什麼不怕「總理地下有知，當作九原十日

哭」呢？

國民黨當局諸君啊！歷史的賬，愈算只有愈令人心痛罷了。我們在「不得不忍痛的一述」之餘，不免又想起中央社的話來，中央社承認墨索里尼是「無法無天」「的盜魁」，他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理論是「非人的學說」，蔣介石先生承認：實行這個學說「便有亡國滅種之憂」。再說一遍，我們對於你們的這個進步，還是很歡迎的，時至今日，你們還忍心使蔣介石先生做一個像墨索里尼那樣的「人物」麼？你們還忍心使三民主義成爲「非人的學說」的罪名麼？你們還忍心使國民黨負「亡國滅種」的大罪、終於「不能逃避歷史的判斷」麼？義大利的事變還不滿一個月，他的發展還遠沒有完結。無論如何，墨索里尼、希特勒、東條這一羣「盜魁」，遲早是「不能逃避」義大利、德國、日本的愛國人民和全世界法西斯人類的裁判，這是肯定的。中國法西斯主義者，雖然他們的禍國殃民的罪惡也經受到國內外的嚴重不滿，但是他們現在還來得及改絃易轍。他們在國內還有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可以做朋友（要是他們願意的話），在國際還有英美蘇做盟友，雖然他們極端對不起這些盟友，但是只要盟友的關係存在一天，這些盟友就還可以幫助他們改絃易轍。中央社說：「不合理者不存在」，在反法西斯的營壘裏面，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是最不合理的，當然最不應該存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希望，就是國民黨當局能够懾屏義大利的覆車之戒，從此得出教訓，自動解散一切法西斯的組織，解散CC、復興各派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革命的法西斯特務機關，解散一切特務訓練班，勞動營和各種公開的祕密的政治監獄，查禁一切崇拜墨索里尼、希特勒，鼓吹法西斯獨裁，反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反動書報，取締「一

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所謂「取消邊區」「解散共產黨」的反動宣傳，收回「中國之命運」。恢復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迫切的了；只有這樣，才能夠重新團結全國，準備反攻，迎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除此以外，一切都是幻想，都要幻滅！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

法西斯主義就是

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

解放日報社論

法西斯主義之主要的和基本的標誌，就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就是反對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就是極少數財政巨頭專政獨裁的特務統治；在世界上第一個實行「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法西斯意大利，已于九月八日無條件投降盟國了，距墨索里尼下台為時僅四十四日，距意國參戰亦僅三年零三個月，軸心三足，已折其一，整個法西斯統治是愈益接近其死期了。

從這件事情，應當得到什麼教訓呢？

法西斯主義者總是裝腔作勢地說他們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並由此藉口來要求人民的一切犧牲，法西斯主義者總是說他們如何能够「硬幹快幹實幹」如何能够「統一」和「復興」他們的國家民族，並由此藉口來要求人民的一切服從。但是歷史的事實，再一粉碎了他們這種無恥的欺騙，事實證明法西斯主義不但不是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主義，而且正是「國家至下民族至下」主義，他們只知道極少數大資產階級的私利至上淫威至上，因此法西斯主義不但不是一「復興」國家民族，而且只能毀滅國家民族，意大利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

法西斯黨以血腥的恐怖，統治意國逾二十年，它為意大利民族帶來了無邊的災難窮困和

死亡，使昔日獨立自主、曾被公認爲世界列強之一的意大利，不數年竟變爲納粹的附庸走卒，招致了今日無條件投降的結局。意國法西斯黨所叫囂的『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到那裡去了呢？墨索里尼之無恥的不兌現的諾言，以及一切墨索里尼徒子徒孫們替他吹的一切牛皮，到那裡去了呢？法西斯黨現已不存在，且已變爲歷史上遺臭萬年的罪惡淵藪的代名詞，而所謂「雄才大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已成爲世人最大的笑柄了。法西斯主義就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已成爲千真萬確的鐵案。但意大利的投降，只是法西斯主義的毀滅而絕非意大利民族與意大利人民的毀滅，反之，它正是意大利新生的開始，正是促使各階層人民與各黨派重建民主政治的契機。法西斯主義實行的結果，除禍國殃民之外，便是加速了法西斯黨自己的死亡。

不但意大利是如此，一切法西斯國家的命運亦無不如此。

在淪亡前的法蘭西，企圖實行專制獨裁的達拉第，電諾政府，縱容敵國第五縱隊份子賴伐爾之流，極力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陣綫，壓迫人民，反對各階層各黨派聯合對德的統一戰線，結果使第一等強國的法蘭西，在戰時如秋風落葉，未及一月即屈辱的接受德國的投降條件，遭到悲慘的亡國的結局。妄圖在德國卵翼下「穩坐小朝廷」實行法西斯獨裁的貝當、賴伐爾輩，已激起法國廣大人民的憤怒，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已決定戰後予以審判，這不正是企圖實行『法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者下場的寫照嗎？反之，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轄地雖小，但由于它堅持抗戰，實行民主，釋放政治犯，鎮壓法西斯的『法國人民黨』，保障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它就不僅博得全體法國人民的擁護，且已得到同盟國家的承認或援助。這不又

是鐵一般的事實嗎？

奧國淪亡于先，波蘭接踵于後，他們的敗亡應當歸咎于誰呢？芬、羅、匈、挪……等國，何以至今仍呻吟在希魔蹂躪之下呢？難道不正是陶爾斐斯、舒斯尼格、畢蘇資基、柏克、曼納林、安多萊斯哥、霍爾梯、青斯林輩企圖實行什麼『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結果嗎？不正是此輩反動大資產階級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特務機關的恐怖手段統治全國，壓制人民，誅鋤異己，寧願國家民族成爲法西斯統治和希特勒侵略的犧牲，而不顧人民起來求得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的結果嗎？此輩反動法西斯匪類那一個不是自稱爲『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但是實際的行動，有那一件不是說明他們的『國家至下民族至下』，說明他們的各式法西斯主義都是禍國叛國亡國的主義嗎？

中國的事實，同樣證明這個真理，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對日本帝國主義，一屈服于五三慘案，二屈服于九一八事變，三屈服于一二八事變，四屈服于華北事變，到了七七以後，剛打了年把仗，就重彈起國際解決，攘外安內的老調來了。他們現在專心矢志于反共，至于驅逐日寇，收復失地，他們只在夢想英美的代勞，因此就造成了共產黨在敵後獨力抗戰，國民黨在正面採取『觀望』政策，反而開關對共的第二條戰線的駭奇現象，但是此輩法西斯主義者居然也厚顏的自稱『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挾國家以禍國家，挾民族以叛民族。這一批中國的墨索里尼，中國的達拉弟、雷諾、貝當、賴伐爾之流，他們的居心，豈不是也想使中國步意大利、法蘭西的後塵，步奧、波、羅、芬、匈、挪的後塵嗎？

但是中國與意大利畢竟是不同的。如果說在人民力量尙未廣泛組織起來。共產黨力量還